

主编：

金 莉

李 铁

西方文论

关键词

第二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
外国文学研究精选

主编：

金莉

李铁

西方文论

关键词

第二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 / 金莉, 李铁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35-9609-1

I. ①西… II. ①金… ②李… III. ①文艺理论—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2105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李 鑫 李旭洁
封面设计 蔡 曼
版式设计 彭 山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8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609-1
定 价 99.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6090001

编者序

《西方文论关键词》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当时未标卷次。现在我们推出它的续集，为此重印前书为第一卷，新出续集为第二卷。两书所收文章都集自《外国文学》杂志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专栏，这个专栏计划持续开办下去，因此可以期待再过若干年以后我们或许还会推出新的续集。卷数使用数字而非“上、下”，正表示这部续集还不是句号，实际上第一卷和第二卷都可视作这个专栏的未完成篇。

第二卷收录2010—2016年的专栏文章共82篇，收文数量、文章体制和编辑体例与第一卷基本相同。2016年的12篇文章因杂志改版体例略有出入，为保持全书形式上的统一，重编时全部做了技术性调整。《解构》一文最初分上、下两篇见刊，现征得作者同意合为一篇。本书的末尾仿第一卷的做法添加了一篇索引，以便读者查阅。这次重编对原文文字、标点等也有若干订正；但最繁重的编辑工作，是根据原书对各篇文章所列参考文献逐一复按，又根据参考文献核对了全部引文。除此之外，编者对内容不做任何更动。关于出版这样一种专书的宗旨和意义，在赵一凡先生为第一卷撰写的序言中有详细阐发，这里不再重复。

《外国文学》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出版此书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该项目负责人姚虹老师和责任编辑李鑫、李旭洁两位老师尽心尽力，上述各项艰辛的编辑工作主要归功于她们的努力。最后我们要向此书所有作者致谢：我们高兴地看到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成为我国西方文论研究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的探索和实践，就不会有此书的问世。

编者

2017年8月

目 录

爱尔兰文艺复兴	陈 丽	(1)
暗恐 / 非家幻觉	童 明	(11)
悖 论	廖昌胤	(24)
不可靠叙述	尚必武	(33)
崇 高	陈 榕	(45)
创 伤	陶家俊	(65)
当代性	廖昌胤	(76)
第二性	刘 岩	(85)
多元文化主义	胡谱忠	(97)
非自然叙事学	尚必武	(107)
福 柯	汪民安	(127)
改写理论	陈红薇	(140)
哥特小说	陈 榕	(149)
公民社会	时锦瑞	(162)
共同体	殷企平	(172)
黑人美学	程锡麟	(183)
后殖民生态批评	何 畅	(196)
环境启示录小说	何 畅	(204)
极简主义	虞建华	(213)
解 构	童 明	(222)
距 离	杨向荣	(254)
考德威尔	赵国新	(264)
空 间	郑佰青	(275)
雷蒙·威廉斯	赵国新	(284)
类文本	许德金 蒋竹怡	(293)
伦理学转向	陈后亮	(303)

- 媒介生态学 周 敏 (315)
- 媒介文化 刘 晓 (326)
- 媚 俗 李明明 (338)
- 民族-国家 王逢振 (352)
- 民族志传记 刘 珩 (360)
- 摹 仿 于 雷 (372)
- 男性气概 隋红升 (385)
- 男性气质 刘 岩 (400)
- 纽约知识分子 曾艳钰 (412)
- 女性书写 刘 岩 (424)
-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 梅 丽 (435)
- 萨义德 陶家俊 (443)
- 商品化 余 莉 (454)
- 社会诗学 刘 珩 (463)
- 身 体 朱语丞 (475)
- 神 话 梁 工 (484)
- 审美共通感 胡友峰 (493)
- 生 成 尹 晶 (503)
- 生命政治 张 凯 (515)
- 诗性功能 赵晓彬 (524)
- 十四行诗 赵 元 (532)
- 视 差 赵 淳 (541)
- 事 件 刘 欣 (551)
- 世界主义 王 宁 (561)
- 他 者 张 剑 (572)
- 替 身 于 雷 (584)
- 图像转向 杨向荣 (599)
- 唯美主义 胡永华 (609)
- 文 化 殷企平 (619)
- 文化批评 王晓路 (631)

文化生产	周才庶 (641)
文学达尔文主义	胡怡君 (651)
文学地图	郭方云 (659)
文学地域主义	刘 英 (669)
文学公共领域	霍盛亚 (679)
文学印象主义	孙晓青 (688)
文学终结论	王轻鸿 (702)
西方马克思主义	王晓路 (712)
先锋派	周 韵 (722)
象 征	康 澄 (732)
象征权力	赵一凡 (742)
新人文主义	郑 佳 (753)
行 动	于 琦 (764)
形 式	梁 工 (779)
性别操演理论	都岚岚 (790)
虚 构	王轻鸿 (801)
叙事性	尚必武 (812)
学院派小说	宋艳芳 (824)
仪 式	王轻鸿 (834)
艺术自主性	杨向荣 (844)
语象叙事	王安 程锡麟 (854)
真 实	于 琦 (866)
自由诗	傅 浩 (878)
自传式批评	杨晓霖 (887)
作为文学的《圣经》	梁 工 (898)
作 者	刁克利 (909)
关键词英文索引	(918)

爱尔兰文艺复兴

陈 丽

略 说

爱尔兰文艺复兴 (Irish Literary Renaissance/Revival) 并非一个有着严密组织或统一纲领的文学运动, 而是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爱尔兰爆发的一股文学潮流的统称。作家们在诗歌、戏剧、小说、非虚构文学等各个文学领域创作出大量作品。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 都堪称一时之盛。这些不同领域的成就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 旨在寻求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 (尤其是英国) 的爱尔兰独特文化和民族特性, 以期从文化上重新塑造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既涉及对爱尔兰古代文学经典 (古代神话传说和盖尔语典籍) 的挖掘与重新认识, 也包括对英帝国话语中的爱尔兰性的重写, 更折射出对未来爱尔兰的政治走向和文化定位的不同主张和要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爱尔兰人的民族自觉意识, 明晰了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 为后来的民族独立铺垫了道路。

综 述

有些人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 认为它是弥漫着“凯尔特朦胧”的怀旧情绪, 主张复兴以贵族品味为代表的古典高雅文化, 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运动。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将爱尔兰文艺复兴狭义地理解为叶芝 (W. B. Yeats, 1865—1939)、格雷戈里夫人 (Lady Isabella Augusta Gregory, 1852—1932) 和辛格 (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 等少数英爱 (Anglo-Irish) 作家的文学努力, 而忽略了同时期的其他竞争性的声音和文化表达。事实上, 爱尔兰文艺复兴是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学繁荣, 爱尔兰政治建国之前的各种政治主张和文化诉求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文学上的表达。虽然这一多元化自我表达的努力后来因为保守民族主义的最终得势而被迫中止, 但它留给后世爱尔兰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文化遗产至今仍在被理解和接受中。

文学的繁荣

爱尔兰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还是个政治不独立、经济上贫困的小岛。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人口不足 400 万的小岛上居然孕育并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学繁荣。这股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学热情极具感染力, 自 19 世纪的后 20 年起开

始愈演愈烈，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才渐渐平息。在这期间，爱尔兰崛起了叶芝、辛格、奥凯西（Sean O'Casey, 1880—1964）、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家和拉塞尔（George Russell, 笔名 AE, 1867—1935）、格雷戈里夫人、海德（Douglas Hyde, 1860—1949）、科勒姆（Padraic Colum, 1881—1972）、马丁（Edward Martyn, 1859—1923）、史蒂芬斯（James Stephens, 1880—1950）、克拉克（Austin Clarke, 1896—1974）、奥弗莱厄蒂（Liam O'Flaherty, 1896—1984）等一大批优秀作家，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令世人瞩目。在戏剧、诗歌、小说、传记、散文等各个文类上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过去 8 年出版的爱尔兰题材的书超过之前的 30 年”。（Yeats, 2004: 461）而且作家们往往并不满足于某一文类的创作，常常以多种文类来实践自己的文学热情。例如，叶芝既是爱尔兰诗歌的巨擘和杰出代表，又与格雷戈里夫人、马丁等人一起发起了爱尔兰的民族戏剧运动，成立各种文学社团和后来大名鼎鼎的阿贝剧院，并为之创作了大量戏剧；拉塞尔既是颇有名气的诗人，也积极为戏剧运动创作新剧；辛格既是优秀的剧作家，同时也创作诗歌、散文等。

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戏剧成就斐然。1923 年底，叶芝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瑞典皇家学院发表题为《爱尔兰戏剧运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总结了爱尔兰戏剧运动的初衷，这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源起一脉相承：“都柏林的剧院没有任何可以称为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英国旅游公司租赁的一幢幢空荡荡的建筑物。我们则需要爱尔兰的戏剧、爱尔兰的演员。”（叶芝：669）于是叶芝与朋友格雷戈里夫人、马丁等人一起于 1899 年建立起爱尔兰文学剧院（the Irish Literary Theatre），首场演出了叶芝的《女伯爵凯瑟琳》（*The Countess Cathleen*）和马丁的《石楠地》（*The Heather Field*）。随后，该剧院历经几次重组，最终于 1904 年在都柏林的阿贝剧院安营扎寨。随着阿贝剧院声誉日隆，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也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叶芝、格雷戈里夫人、辛格、科勒姆、奥凯西等人的新作纷纷上演，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辛格和奥凯西更是成长为世界闻名的戏剧大师。大门剧院（Gate Theatre, 1928—）等其他剧院的陆续成立为戏剧创作的繁盛进一步提供了平台。都柏林逐渐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戏剧原创和表演的中心城市之一。

除了戏剧上的繁荣之外，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成就也不容小觑。《青年爱尔兰的诗歌与民谣》（*Poems and Ballads of Young Ireland*, 1888）算得上最早的一次集体努力，其中收录了多位年轻诗人的诗歌。当然，诗歌成就的最杰出代表非叶芝莫属。从他的第一本诗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ín and Other Poems*, 1889）到去世后发表的《最后的诗和两个剧本》（*Last Poems and Two Plays*, 1939），他一直是爱尔兰诗歌创作的中心人物。此外，拉塞尔、戈加蒂（Oliver St. John Gogarty, 1878—1957）、克拉克、科勒姆等都是颇有名气的诗人。辛格和乔伊斯也都有诗作发表。^①这些人中，拉塞尔对爱尔兰诗坛的贡献功不可没。

叶芝戏称年轻一代的诗人是“AE的金丝雀”，意即拉塞尔像母鸟一样哺育他们。奥康纳（Frank O'Connor, 1903—1966，真名Michael O'Donovan）称拉塞尔是“三代爱尔兰诗人之父”。被他“发现”的作家有乔伊斯、科勒姆、史蒂芬斯、奥康纳、克拉克和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 1904—1967）等。（Fallis: 117）

相对于戏剧和诗歌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创作经常被轻视。博伊德（Ernest Boyd）在其《爱尔兰的文艺复兴》（*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 1922）中提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就在于戏剧和诗歌，而小说则是“文艺复兴的弱项”。（374）事实上，在博伊德写作的当时，乔伊斯早已发表其前期的代表作品《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而他的划时代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也先以连载的形式在《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上刊登，之后又突破重重困难于1922年成书出版。乔伊斯的创作理念和写作风格与稍长于他的叶芝存在很大差异，他的文学实践给爱尔兰的文学创作增加了多样性和活力。

爱尔兰短篇小说的鼻祖当属乔治·摩尔。摩尔曾长期旅居巴黎，是英语作家中最早汲取法国现实主义技巧的作家之一，尤其深受左拉（Émile Zola）的影响。他在1901年返回爱尔兰之前已经是成名的小说家，不过他前期的作品均与爱尔兰无关。摩尔对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一大贡献在于将法国的现实主义引入爱尔兰文坛。1903年，摩尔出版短篇小说集《未开垦的土地》（*The Untilled Field*, 1903），讨论教会对爱尔兰农民生活的干预以及移民问题。该书在风格上类似于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的《猎人笔记》（*A Sportsman's Sketches*, 1852），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将之翻译成爱尔兰语，以便盖尔语联盟给用爱尔兰语写作的作家提供范文。后来爱尔兰年轻一代的短篇小说作家，如奥法兰（Sean O'Faolain, 1900—1991）和奥康纳等，他们的作品中带有屠格涅夫、左拉和其他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子，这应归功于摩尔的影响。乔伊斯也被认为受惠于摩尔，他的《都柏林人》被称为“摩尔影响下的第一个直接作品”。（Greene: 423）

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一大特色是其传记作品的繁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曾出版自传或传记，表现出作家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历史书写意识。摩尔的三卷本自传《欢呼与再见》（*Hail and Farewell*, 1911, 1912, 1914）、叶芝的《青少年时代梦幻曲》（*Reveries Over Childhood and Youth*, 1916）、奥凯西的六卷本自传^①、奥康纳为爱尔兰革命领导人柯林斯（Michael Collins, 1890—1922）写的传记《大人物》（*The Big Fellow*, 1937）、奥法兰为著名的民族主义运动家瓦拉那（Éamon de Valera, 1882—1975）、奥康纳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和奥尼尔（Hugh O'Neill, 约1550—1616）分别写的传记等，仅是其中的一些典型代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创作。爱尔兰语历经英国殖民者的“语言灭绝”政策和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大饥荒，到19世纪末时已经是名存实

亡的语言。^③文艺复兴的热情首先在语言复兴上点燃。热心复兴盖尔语的学者致力于对盖尔语及其文化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播推广。一些学术性的盖尔语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如1853年建立的爱尔兰奥西安社团（the Ossianic Society）、1876年成立的保护爱尔兰语社团（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rish Language）和1893年成立的盖尔语联盟（the Gaelic League），它们致力于爱尔兰语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并鼓励研究和出版爱尔兰语手稿典籍。

而将爱尔兰语经典作品和民谣传说译介到英语中来的工作也蓬勃展开。早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已经有曼根（James Clarence Mangan, 1803—1849）、弗古逊（Sir Samuel Ferguson, 1810—1886）和奥格雷迪（Standish James O'Grady, 1846—1928）等先驱尝试用英语重述爱尔兰语文学的精华。他们的工作对文艺复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叶芝在《致未来岁月的爱尔兰》（*To Ireland in the Coming Times*, 1893）一诗中表示希望能与戴维斯（Thomas Davis, 1814—1845）、曼根和弗古逊相提并论。（Yeats, 1997: 46）拉塞尔声称：“就是他（奥格雷迪）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并引以为豪。”（Greene: 421）叶芝也尊称奥格雷迪为“爱尔兰文艺复兴之父”。（Goodby: 184）还有人建议以奥格雷迪的第二部《爱尔兰历史》（*History of Ireland: Cuculai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1880）的出版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起始点。（Fallis: 5）

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作家们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到爱尔兰语典籍的译介工作中。叶芝虽然不懂爱尔兰语，但也整理出版了《爱尔兰农民的神话与民间故事集》（*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1888）和《凯尔特朦胧》（*The Celtic Twilight*, 1893年初版，1902年扩充），里面收录了他在斯莱戈地区（Sligo）听到的一些经典民间神话故事。后一部作品的名字甚至成为弥漫19世纪最后10年爱尔兰文坛的怀旧、浪漫情绪的代名词。格雷戈里夫人熟悉基尔塔顿地区（Kiltartan）的爱尔兰语方言。她翻译的《缪尔塞奈的库胡林》（*Cuchulain of Muirthemne*, 1902）和《神与战士》（*Gods and Fighting Men*, 1904）取材于爱尔兰语典籍《阿尔斯特故事集》（*Ulster Cycle*）和《芬尼亚故事集》（*Fenian Cycle*）。^④席吉森（George Sigerson, 1836—1925）的《芒斯特的诗人与诗作》（*The Poets and Poetry of Munster: A Selection of Irish Songs*, 1860）及《盖尔诗人与外国诗人》（*Bards of the Gael and Gall: Examples of the Poetic Literature of Erin*, 1897）^⑤将爱尔兰语诗歌与英译文并列印刷出版，不仅保存了宝贵的诗歌遗产，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诗歌的重新流传。道格拉斯·海德是盖尔语联盟的创立者和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的爱尔兰语教授，精通爱尔兰语并热衷于它的复兴。他的《爱尔兰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899）是文艺复兴运动期间唯一一部尝试全面介绍爱尔兰语文学历史的学术作品。他翻译的两本爱尔兰语诗集《康诺特情歌》（*Love Songs of Connacht*, 1893）和《康诺特

宗教诗歌》(*The Religious Songs of Connacht*, 1906) 也十分重要。

对爱尔兰语典籍的大量译介至少在三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一是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以爱尔兰语为基础的英爱方言(*Hiberno-English*)。这种“富含爱尔兰语节奏和风格的英文”使文艺复兴人士的作品带有鲜明的爱尔兰特色,使叶芝提出的用英语来书写爱尔兰文学的理论假设成为可能:

难道我们不能建立……这样一个民族文学:以英语创作却同样蕴含爱尔兰精神?难道我们不能把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部分翻译或重写为富含爱尔兰语节奏和风格的英文,从而延续民族的命脉?难道我们不能自己写,并劝说其他人写,有关古代伟大的盖尔人(从内莎之子到欧文·罗)的历史和传奇故事,一直写到在新旧文学之间架起一座金桥?(1970: 255)^⑥

二是这些译介使古代英雄人物与神话故事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创作的一个持续主题,并且重新使库胡林(*Cuchulain*)、迪德丽尔(*Deirdre*)、胡里汉之女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等一批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为爱尔兰文学宝库增加了一笔永久的宝贵财富。

三是这些译介与盖尔语复兴人士的工作一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爱尔兰语文学与文化的关注,促成了爱尔兰语的现代传播和现代爱尔兰语创作的萌芽。1901年爱尔兰文学剧院上演了海德的爱尔兰语独幕剧《绳结》(*Casadh an tSúgáin*, 或 *The Twisting of the Rope*),这是第一部在专业舞台上演出的爱尔兰语戏剧。1904年奥利里(*Peadar Ua Laoghaire* 或 *Peter O'Leary*, 1839—1920)出版爱尔兰语小说《肖纳》(*Séadna*),被语言复兴主义者奉为“圣经”,认为它提供了人民使用的活生生的语言,从而结束了“何种爱尔兰语应被复兴”的争论。(*Hogan*: 61—62)随后皮尔斯(*Patrick Pearse*, 1879—1916)和奥康纳尔(*Pádraic Ó Conaire*, 1882—1928)的创作实践真正开创了爱尔兰语的现代文学创作。此后的爱尔兰语创作虽然仍是涓涓细流,但已经从濒危的边缘挣扎回来了。

文艺复兴的政治性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经常被当作非政治性的文学运动来研究。这其中,叶芝对文艺复兴源起的总结多少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他说:

爱尔兰现代文学,事实上,为英爱战争(译注: *Anglo-Irish War*, 1919—1921年,也称爱尔兰独立战争)所作的所有思想准备,都起始于1891年帕内尔的倒台。^⑦幻想破灭、满腔愤怒的爱尔兰人摈弃了议会政治,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已经酝酿成熟。……海德博士创立了盖尔语联盟。许多年来,盖尔语语法研究代替了政治上的争论,乡村聚会代替了政治集会。……与此同时,我开展了一场英语运动。(1955: 559—560)

叶芝认为帕内尔倒台之后，爱尔兰人对靠议会政治斗争的手段来争取自治地位的渠道丧失了信心，于是将受阻的热情投入到文艺复兴之类的非政治渠道。叶芝的观点被大量转载，许多评论家因而认为爱尔兰文艺复兴是非政治性的文学繁荣。后来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学家福斯特（R. F. Foster）质疑此类观点，认为议会政治在帕内尔去世之后仍在有效运转，只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才使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转向暴力革命。（268）但是，无论是叶芝式的解读，还是福斯特的修正，它们都延续了将文学与政治简单对立的二元化思维，也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与政治民族主义对立起来。但是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低估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政治性。政治斗争并不局限于政治党派和政治集会，而是也体现在去除英国影响、重建民族身份的文化斗争中。

事实上，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政治性只有放在历史大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繁荣仅是更广阔的民族自觉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方面。除了文学之外，对凯尔特古文物的考古学，以1884年盖尔体育联盟（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的创立为代表的盖尔体育运动的复兴，以及以音乐节（Feis Ceoil 或 Festival of Music）为代表的对竖琴、风笛、民歌等爱尔兰音乐的复兴等，都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民族自觉意识。这种身份政治的文化努力与政治党派的议会斗争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爱尔兰文艺复兴作家们的政治诉求在一开始就有相当明确的表述。1892年5月12日，叶芝等人在伦敦成立爱尔兰文学社（the Irish Literary Society）。3个月之后，这批志同道合之士又移师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民族文学社（the Irish National Literary Society）。在后者的成立庆典上，作家布洛克（Stopford Brooke）发表了题为《用英语创作爱尔兰文学的必要性和意义》（“The Need and Use of Getting Irish Literature into the English Tongue”）的重要演讲。当年11月，海德在爱尔兰民族文学社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论爱尔兰去英国化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De-Anglicizing Ireland”）。随即在12月17日，叶芝在《联合爱尔兰》（United Ireland）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上文引述过的“在新旧文学之间架起一座金桥”的文学理想以及实现一个“以英语创作却同样蕴含爱尔兰精神”的民族文学的创作目标。“文艺复兴作家们达成共识，用对爱尔兰性的更为高贵的呈现来替代殖民主义的固定形象，并且普遍愿意为实现上述目标构建一个对立的文化基础。”（Mathews: 11）

叶芝在为《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所写的《爱尔兰的文学运动》（“The Literary Movement in Ireland”）一文中，将各种文化活动的主旨总结为两点：一是“保存或重新塑造有关民族生活的一些表达，而不用考虑时下的政治”，二是“抵制来自英格兰的庸俗书籍和更为庸俗的歌曲”。（2004: 461）叶芝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899年，他所说的“时下的政治”应该指的就是帕内尔倒台之后徘徊不前的议会政治斗争。叶芝、海德等人对其运动的“非政治”性的强调其实是要摆脱当时

议会政治斗争的困境，另辟蹊径来寻求民族主义的新的表达渠道。这股“自助”潮流决意不管英国批准与否而先行在爱尔兰境内实现一些改变。这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抵抗文化”（culture of resistance）有异曲同工之妙。

萨义德在《叶芝与非殖民化》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将殖民地系统地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中的积累过程在欧洲得到了文化上的支持与赋权，文化给帝国颁发了意识形态的执照。与之相同的是，在其海外帝国存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抵抗，这一抵抗本身也是由一个极具煽动性和挑战性的抵抗文化所支持和推动的。”（73）正如欧洲的殖民扩张有其文化支持一样，殖民地的各种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抵抗行动也有抵抗文化的支持。放在这个范畴内来看，就不难理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政治性：它在爱尔兰起到了“抵抗文化”的作用。

不过，爱尔兰特殊的白人殖民地背景^⑧使爱尔兰的“抵抗文化”更为特殊和复杂。在爱尔兰，政治与文化的对抗并不能轻易地归结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简单两极对立。抵抗阵营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整体，而是呈现多重立场、多种诉求的“拼盘”效果。宗教、阶级、语言、党派等各种因素在爱尔兰不断相互叠加和组合，产生出英爱人士、天主教会、语言复兴主义者、议会政治支持者、激进军事分裂分子、社会主义者等各具主张和立场的抵抗阵营。虽然文艺复兴人士在英爱斗争的文化战场上相对达成一致，但具体到什么才是真正权威的爱尔兰性时，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却存在分歧。文艺复兴的政治性不仅体现在英国与爱尔兰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所进行的文化斗争，还体现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内部为了争夺领导权和优势话语权而进行的内部斗争。什么是权威的爱尔兰性？谁是真正的爱尔兰人？谁是未来国家的理想主宰和政治代表？在议会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形势没有明朗之前，文艺复兴的文化论争使这些未来建国的关键问题明晰地呈现在国人的眼前。各种诉求之间的交流与撞击产生了文艺复兴的百花争鸣。

结语：多样化身份/政治诉求的文化表达

20世纪20年代之后，支撑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创作热情渐渐平息。1923年爱尔兰内战结束，接受《英爱条约》的民族主义者以武力取得胜利，爱尔兰何去何从的政治命运不再具有悬念。^⑨与此同时，爱尔兰自由邦政府开始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来限制言论自由，《电影审查法》（*Censorship of Films Act, 1923*）和《出版物审查法》（*Censorship of Publications Act, 1929*）相继出台。革命清教主义、党派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和宗教上的极端保守主义使审查制度渐渐成为束缚自由创作的紧身衣。1932年，瓦拉纳选举获胜后又在经济上实施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政策。一时之间，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话语成为主导话语，“天主教+爱尔兰语+男性”的模式成为爱尔兰民族身份的唯一权威表达。非天主教人士、英爱人士、女性等，不论其

是否为爱尔兰的独立作出过贡献，都被排除在民族话语之外。大批作家移居国外，文艺复兴之花也渐渐凋零。

站在 21 世纪回顾，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百花争鸣的多元主义是对多样化的身份/政治诉求的文化表达，其主旨是包容、开放的。但因为保守的民族主义势力最终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具体实现了以“天主教+爱尔兰语+男性”为主导的同质化爱尔兰身份，所以文艺复兴对爱尔兰民族身份的多元主义定义才被中断。只有到了 20 世纪后期，爱尔兰身份政治才逐渐摆脱独立以来的排他性定义，接纳了不同于传统的性别观和族裔观；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非天主教人士、女性和英爱人士等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 世纪末的爱尔兰文坛又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遗产是什么？其中之一应该是它提供了多元化界定爱尔兰身份的可能，虽然它被政治上胜利的狭隘民族主义中断了，但它给 20 世纪后半期的新一代爱尔兰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精神的食粮。在即将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爱尔兰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又再次思考多元化民族身份的问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达多元化界定身份的呼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在欣喜于现代爱尔兰戏剧“新复兴”^⑧的同时，仍然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它“或许能够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来理解 21 世纪的爱尔兰文化活力”。(Mathews: 148)

参考文献

1. Boyd, Ernest. *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 New York: A. A. Knopf, 1922.
2. Curtis, Edmund. *A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922*. London: Routledge, 2002.
3. Fallis, Richard. *The Irish Renaissance: An Introduction to Anglo-Irish Literature*.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78.
4. Foster, R. F. *Paddy, and Mr. Punch: Connections in Irish and English History*. London: Penguin, 1993.
5. Goodby, John, ed. *Irish Studies: The Essential Glossary*. London: Arnold, 2003.
6. Greene, David H. "Ireland: 5. Literature."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15. Danbury: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80.
7. Hogan, Robert, ed. *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Irish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0.
8. Hyde, Douglas. *A Literary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9.
9. Llewellyn-Jones, Margaret. *Contemporary Irish Drama & Cultural Identity*. Bristol: Intellect Books, 2002.
10. Mathews, P. J. *Revival: The Abbey Theatre, Sinn Fein, the Gaëlic League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Cork: Cork UP in association with Field Day, 2003.
11. Said, Edward. "Yeats and Decolonization."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By Terry Eagleton, et al. Minneapolis & London: U of Minnesota P, 1990.

12. Yeats, William B. *Autobiographies*.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55.
13. —. *Early Articles and Reviews: Uncollected Articles and Reviews Written Between 1886 and 1900*. Ed. John P. Frayne and Madeleine Marchaterre. New York: Scribner, 2004.
14. —. *The Poems* (2nd Ed.). Ed. Richard J. Finneran. New York: Scribner, 1997.
15. —. *Uncollected Prose by W. B. Yeats* (Vol. 1: *First Reviews and Articles, 1886—1896*). Ed. John P. Fray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0.
16. 叶芝:《爱尔兰戏剧运动——在瑞典王家学院的讲话》。载傅浩编选《叶芝精选集》,傅浩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① 参见辛格的《诗歌与译作》(*Poems and Translations*, 1909)和《约翰·米林顿·辛格文集 卷I: 诗歌》(*Collected Works of John Millington Synge Vol. I: Poems*, 1962); 乔伊斯的《圣职》(“The Holy Office”, 1905)、《室内乐》(*Chamber Music*, 1907)、《灯之煤气》(“Gas From a Burner”, 1912)和《售价一便士的诗》(*Poems Penyeach*, 1927)等。

② 奥凯西的六卷本自传从1939年开始陆续发表,最终以《我家的镜子》(*Mirror in My House*, 1956)为书名结集出版。

③ 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语采取排挤和灭绝的措施。整个18世纪没有爱尔兰语的书籍面世,残存的少量爱尔兰语作品只能以手稿的形式流传。此外,在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牢固之后,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虑,爱尔兰中上层人士纷纷摒弃爱尔兰语,仅剩边远地区的农民还继续使用。而19世纪中叶惨绝人寰的爱尔兰大饥荒使下层贫困人口大量死亡或被迫移民,爱尔兰语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几乎被摧毁殆尽。(Curtis: 251, 315—318)

④ 爱尔兰中古时期(Middle Irish Period, 11—17世纪中)的文学作品主要包含三个系列的英雄传奇故事:《神话故事集》(*Mythological Cycle*)、《阿尔斯特故事集》(也称《红发家族故事集》, *Red Branch Cycle*)和《芬尼亚故事集》(也称《奥西安故事集》, *Ossianic Cycle*),均讲述当时的英雄人物及其传奇故事。详见 Joseph Laffan Morse, William H. Hendelson, eds, “Irish Literature in Gaelic”, in *Funk & Wagnalls New Encyclopedia*, Vol. 13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72. p. 433)。

⑤ the Gall 一词在爱尔兰语里最初指“高卢人”(Gaul),后来被拓宽指称“外国人”。从12世纪的爱尔兰语史书《盖尔人与外国人的战争》(*Cogad Gáedel re Galla' b*, 即 *The War of the Gaedhil with the Gaill*)中流传出词组 Gaul and Gall, 使用至今。Gaul 和 Gall 两个词被对比使用,前者指盖尔人,后者指入侵爱尔兰的外国人(当时是维京海盗)。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ul>。此处的“Gael and Gall”应是这一词组的变形。

⑥ 引文中的内莎之子(son of Nessa)指的是阿尔斯特王康乔巴(Conchobar, King of Ulster),他是《阿尔斯特故事集》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库胡林是他的得力武士。欧文·罗(Owen Roe)指的是欧文·罗·奥尼尔(Owen Roe O'Neill, 即 Eoghan Ruadh Ó Néill, 约1585—1649),是阿尔斯特最为著名的奥尼尔皇族中的一员,1641年爱尔兰起义爆发后,他从西班牙回国成为义军的杰出将领,多次率军击败英军。19世纪末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将他视为民族英雄,托马斯·戴维斯曾在《民族报》(*Nation*)上作诗《哀悼欧文·罗》(*The Lament for Owen Roe*)。本引文为笔者自译,以下引文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笔者自译,不再另行作注。

⑦ 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1891)倒台前是爱尔兰议会派的党魁,号称“爱尔兰的无冕之王”,是爱尔兰争取政治自治的关键人物。他有效地取得了爱尔兰各派和英国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 1809—1898)的支持,后者于1886年首次推出《爱尔兰自治法案》(*Irish Home Rule Bill*)。虽然法案未获英国下院通过,但爱尔兰政治自治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但是1889年帕内尔与有夫之妇欧夏(Katharine O'Shea)的私情曝光,很

快遭到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各派势力的抛弃，政治影响力一落千丈并于 1891 年去世。帕内尔倒台后，爱尔兰的政治自治前景也一片黯淡，并且随着 1893 年第二次自治法案的失败和 1894 年英国内阁的改组而陷入停顿局面。

⑧ 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方都是白种人。人种上的一致性使爱尔兰的殖民地性质较为隐蔽，不能像在印度和非洲那样产生明显区分的两大阵营，因而使“抵抗文化”在塑造民族形象和归化民众心理认同上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⑨ 1921 年签订的《英爱条约》结束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战争，却开启了爱尔兰内战的序幕。该条约主要有两个条款引起了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纷争：一是爱尔兰要对英国国王宣誓效忠；二是南北分治，爱尔兰北方 6 郡仍留在英国之内。新芬党和共和军分裂成支持条约派(treatyites)和反对条约派(anti-treatyites)，并最终爆发内战。1923 年内战结束，以柯林斯为首的支持条约派获胜，不过柯林斯本人遭伏击身亡。

⑩ 20 世纪末期以来，弗里尔(Brian Friel, 1929—2015)、麦克基尼斯(Frank McGuinness, 1953—)、墨菲(Tom Murphy, 1935—)等已经成名的剧作家与许多新秀一起将爱尔兰戏剧再次推向繁荣，被评论界称为“爱尔兰戏剧的又一次文艺复兴”。